

O l i v e r T w i s t

雾都孤儿

[英]狄更斯 著

(1812—1870)

汪洋 译

*Granville's
Illustrations*

在人类文学史上
批判现实主义代表作家狄更斯
塑造了一个绝境中仍怀抱希望的孤儿形象
使《雾都孤儿》成为19世纪文学史上
不可不读的里程碑之作

读客经典文库

100个书单丰富你的灵魂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雾都孤儿

[英]查尔斯·狄更斯 著

汪洋 译



读客经典文库

100个书单丰富你的灵魂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雾都孤儿 / (英) 查尔斯·狄更斯
(Charles Dickens) 著; 汪洋译. — 南京 : 江苏凤凰
文艺出版社, 2019.4
(读客经典文库)
书名原文 : Oliver Twist
ISBN 978-7-5594-3365-7

I . ①雾… II . ①查… ②汪… III . ①长篇小说 - 英
国 - 近代 IV . ①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34516 号

雾都孤儿

[英] 查尔斯·狄更斯 著 汪 洋 译

责任编辑 丁小卉

特约编辑 宋如月 牟雪莲

装帧设计 读客文化 021-33608311

责任印制 刘 巍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网 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70 毫米 1/32

印 张 17.5

字 数 426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3365-7

定 价 59.90 元

/ 目 录 /

- 001 / 第一章
 关于奥利弗·特威斯特的出生地和出生时的情形
- 005 / 第二章
 关于奥利弗·特威斯特的成长、教育和膳宿
- 018 / 第三章
 谈谈奥利弗·特威斯特差点得到一份绝非闲差的工作
- 027 / 第四章
 奥利弗获得别的身份，初次步入社会
- 037 / 第五章
 奥利弗与新相识打交道。
 初次参加葬礼，他便对主人的行业印象不佳
- 049 / 第六章
 奥利弗被诺厄的嘲弄激得奋起反抗，吓坏了诺厄
- 056 / 第七章
 奥利弗依然不屈服
- 064 / 第八章
 奥利弗步行去伦敦，在路上遇见一位古怪的小绅士
- 074 / 第九章
 关于那位快乐老绅士及其前程远大的学徒们的进一步情况

081 / 第十章

奥利弗对新伙伴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并以高昂的代价获得了经验。
这一章虽短，却在本书中至关重要

087 / 第十一章

关于警务法官范恩先生，以及他执法方式的一个小小实例

095 / 第十二章

奥利弗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悉心照料，
笔者回过头谈谈那位快乐的老绅士及其年轻朋友

106 / 第十三章

向聪明的读者介绍几位新朋友，
顺带讲述与他们有关的属于本传记的几件趣事

115 / 第十四章

进一步讲述奥利弗在布朗洛先生家的详情，以及他外出办事时，
一位格里姆维格先生发表的关于他的非凡预言

126 / 第十五章

本章表明快乐的老犹太和南希小姐是多么喜欢奥利弗·特威斯特

135 / 第十六章

谈谈奥利弗·特威斯特被南希领回去之后的情形

147 / 第十七章

奥利弗霉运连连，一位大人物也来到伦敦败坏他的名声

157 / 第十八章

奥利弗在循循善诱的良师益友中如何度日

- 167 / 第十九章
一项重要计划经过讨论并决定下来
- 178 / 第二十章
本章讲述奥利弗被移交给威廉·赛克斯先生
- 187 / 第二十一章
远 征
- 193 / 第二十二章
夜 盗
- 202 / 第二十三章
本章包含邦布尔先生与一位太太之间的一场愉快谈话，
表明即便是教区助理在某些方面也是多愁善感的
- 211 / 第二十四章
关于一个非常无聊的话题，但篇幅不长，
而且或许在本传记中非常重要
- 218 / 第二十五章
本章回过头去讲述费金先生和他的同伴
- 225 / 第二十六章
一位神秘人物登场，还发生了许多与本传记密不可分的事情
- 238 / 第二十七章
为前一章极不礼貌地把一位太太抛在一边赔罪补过
- 247 / 第二十八章
回到奥利弗，继续讲述他的奇遇

258 / 第二十九章

介绍一下奥利弗前去求助的那一家人

263 / 第三十章

谈谈新来的探视者对奥利弗的看法

270 / 第三十一章

形势危急

283 / 第三十二章

奥利弗同好心的朋友们一起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292 / 第三十三章

本章讲述奥利弗和他的朋友们的幸福生活突遭变故

301 / 第三十四章

详细介绍一位现在才出场的年轻绅士，以及奥利弗的又一次奇遇

312 / 第三十五章

关于奥利弗奇遇的令人唏嘘的结局，

以及哈里·梅利和罗丝的一次重要谈话

320 / 第三十六章

本章极短，此处看起来可能无关紧要，但还是值得一读，

因为它是前一章的延续，也是届时自会呈现给读者的某一章的关键

323 / 第三十七章

本章中，读者可以看到婚前婚后并不罕见的反差

335 / 第三十八章

关于邦布尔夫妇和蒙克斯先生夜晚会谈的经过

- 347 / 第三十九章
介绍几位读者已经认识的可敬人物，
讲述蒙克斯和老犹太如何密谋策划
- 363 / 第四十章
承接前一章的一次奇怪会面
- 371 / 第四十一章
关于若干新发现，表明意外往往接二连三，正如祸不单行一样
- 381 / 第四十二章
奥利弗的一位老相识展现出明确无误的天才特征，
成为伦敦的知名人物
- 394 / 第四十三章
本章讲述机灵的逮不着如何遇到了麻烦
- 406 / 第四十四章
到了该履行诺言同罗丝·梅利见面的时候，南希却未能前往
- 414 / 第四十五章
诺厄·克莱波尔受雇于费金，去执行一项秘密任务
- 419 / 第四十六章
践 约
- 431 / 第四十七章
致命的后果
- 439 / 第四十八章
赛克斯的出逃

450 / 第四十九章

蒙克斯和布朗洛先生终于会面，
他们的谈话，以及打断这次谈话的消息

461 / 第五十章

追捕与逃亡

474 / 第五十一章

本章解开了不止一个谜团，
还叙述了一门只字未提婚姻财产协议和零花钱的亲事

489 / 第五十二章

费金在人世的最后一夜

499 / 第五十三章

尾 声

505 / 狄更斯生平年表

509 / 《雾都孤儿》：“绞架遍地”的世界

关于奥利弗·特威斯特的出生地和出生时的情形

有那么一个镇子，由于种种原因，还是不提它的名字为妙，笔者也不想给它起个假名。在这个镇子的公共建筑当中，有一个自古便在大小城镇中常见的机构，那就是救济院。就在这座救济院里，本章标题中提到名字的那个人物来到了世上。其具体日期，笔者无须赘述，因为就现阶段而言，这对读者无关紧要。

被教区医生接到这个充满悲哀和苦难的世界之后，有相当长一段时间，这孩子能否活到有个名字都相当令人怀疑¹。倘若活不到，这本传记很可能根本不会问世，即便问世，也只会有寥寥数页。但那样一来，它就会具备一个无可估量的优点，成为古今各国文学作品中，最简洁、最忠实的传记典范。

虽然我并不认为，在救济院出生是能落到一个人头上最幸运、最令人羡慕的事，但我确实觉得，对奥利弗·特威斯特这个特定人物而言，他可以说是撞了头等大运。事实上，医生费了老大的劲儿才让奥利弗自主呼吸——呼吸虽是件麻烦事，但习惯上却是我

1 根据基督教传统，通常婴儿出生一个月内都要到教堂去受洗礼，并正式命名。——译注（如无特别说明，本书中注释均为译注）

们轻松生存所必需的。有一阵子，他躺在一块小软垫上喘个不停，在阳世和阴司之间挣扎，而他的大半只脚明显已迈入阴司。倘若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奥利弗周围满是尽职尽责的奶奶姥姥、心急如焚的姑妈姨妈、经验丰富的护士、医术高明的大夫，那毫无疑问，他肯定立马就会被整死。可是，他身边没有别人，只有一个贫苦的老婆子和一名教区医生。老婆子喝了些难得搞到手的啤酒，正迷糊得厉害；教区医生也只是按合同来例行公事。奥利弗只好独自与大自然拼个输赢。结果是，经过几番苦斗，奥利弗终于缓过气来，打了个喷嚏，开始哇哇大哭，向救济院里的难兄难弟宣布，教区又背上了一个新包袱。他的哭声特别响亮，这也难怪，毕竟在出生后远超三分十五秒的时间里，这男婴都仿佛没有嗓子这一十分有用的器官似的。

就在奥利弗第一次证明自己肺部功能正常的时候，那条胡乱扔在铁床上的打满补丁的床单发出了窸窸窣窣的声响，一个年轻女子从枕头上气无力地抬起苍白的面孔，用微弱的声音咕哝道：“让我看看孩子……再死。”

医生一直面朝壁炉坐着，一会儿烤烤手，一会儿又搓搓手。听到年轻女子说话，他便起身走到床头，用出人意料的和蔼语气说：“噢，你千万别说要死的话。”

“愿上帝保佑她，她现在可不能死！”那充当护士的老婆子插嘴道，连忙把一个绿玻璃瓶塞进兜里。她刚才一直在角落里品尝瓶中物，看起来很是满足。“愿上帝保佑她。等她活到我这把年纪，先生，生下十三个孩子，却只活下来两个，跟我一起待在救济院，她就知道犯不着那么激动了。愿上帝保佑她！想想做母亲的滋味吧，瞧这可爱的小乖乖，想想吧。”

显然，这番用做母亲的前景来安慰产妇的话并没产生应有的效

果。产妇摇摇头，向孩子伸出一只手。

医生把婴儿放到她怀里。她用冰凉苍白的嘴唇热情地亲吻着婴儿的前额，又用双手抹了一把脸，瞪大眼睛向四周疯狂地张望，打了个寒战，身子朝后一仰——死了。他们给她又揉胸又搓手，还按摩了太阳穴，但她的血液已经永远停止了流动。他们说了几句为死者祈求希望和安慰的话。可她看不到希望、得不到安慰的时间已经太久了。

“她走了，辛格米太太！”医生最后开口道。

“唉，可怜人儿哟，她真走了！”护士说，把绿瓶子的软木塞捡起来，那是她俯身去抱婴儿时掉在枕头上的，“可怜人儿哟！”

“要是孩子哭闹，你尽管叫人去找我，护士。”医生一边说，一边从容不迫地戴上手套，“这小家伙可能会很烦人。要是他闹腾得厉害，就给他喂点粥。”他戴上帽子，向门口走去，路过床边时停了下来，补充道：“这姑娘倒是挺漂亮，哪儿来的？”

“昨晚教区救济委员吩咐把她送到这儿来的，”老婆子答道，“有人发现她倒在街上，鞋都磨烂了，看样子走了很长的路。但没人知道她打哪儿来，上哪儿去。”

医生向死者俯下身，拿起她的左手。“老生常谈啦。”他摇着头说，“没有结婚戒指。唉！晚安！”

这位行医的绅士出门吃饭去了。护士又从绿瓶子里喝了两口，然后在壁炉前的一把矮椅上坐下，开始给婴儿穿衣服。

衣服这玩意儿可真有魔力！小奥利弗·特威斯特便是绝佳例证！他先前一直只裹着一条毯子，说他是公子哥儿也可以，说他是乞丐儿也无妨，任旁人再目光如炬，也很难判断他的确切社会地位。而现在，他身上套了件因为反复使用而泛黄的旧白布衣服，便如同被打上了烙印，贴上了标签，身份顿时一目了然：他是由教区收容的孩

子，是救济院的孤儿，是饿得半死不活的卑贱劳工，注定要在这世上挨耳光，吃拳头，遭受世人的冷眼，得不到半点同情。

奥利弗劲头十足地哭着。要是他知道自己是个孤儿，一辈子都得靠教会执事¹和救济委员的慈悲怜悯度日，恐怕会哭得更响亮哩。

1 英国国教的教会执事每年由教区牧师或教徒推选，主持教区的非宗教和法律事务。

关于奥利弗·特威斯特的成长、教育和膳宿

接下来的八至十个月内，奥利弗沦为了一系列背叛和欺诈行为的受害者。他是用奶瓶喂大的。救济院当局及时把这个新生孤儿嗷嗷待哺和一无所有的情况向教区当局做了报告。教区当局郑重其事地询问救济院当局，有没有一个当下收容在“院内”的女人正好可以给奥利弗·特威斯特提供所需的抚慰和营养。救济院当局谦卑地回答说没有。于是，教区当局慷慨仁慈地做出决定，将奥利弗“寄养”出去，也就是说，把他送到约三英里¹外的救济院分院去，那里有二三十个违反了《济贫法》的小犯人²，成天在地上打滚儿，绝无吃得过饱或穿得太暖所带来的“麻烦”，由一位上了年纪的女人给予慈母般的照管。她是看中了每个孩子每周七个半便士的伙食费才收下这批小犯人的。对一个孩子来说，每周七个半便士的伙食费实在太奢侈了。七个半便士可以买到许多东西，足以撑破孩子的小肚皮，让他们不舒服。

1 1英里等于1.6093千米。

2 英国议会1834年通过了《新济贫法》，取消了对无业贫民的一切金钱和实物救济，只允许一种获取救济的方式，即到救济院（贫民习艺所）从事繁重的劳动。文中的这些孩子领取了救济却没有从事劳动，所以作者说他们违反了《济贫法》，实际上是讽刺这部法案冷酷无情。

这位上了年纪的女人精明老练，知道怎么做对孩子有利。至于怎么做对自己有利，她更是一清二楚。所以，她把每周伙食费的大部分挪为自己用，留给成长中的教区下一代的份额大大低于原定标准，从而在最低限度之下发现了更低的限度，证明自己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实验哲学家。

另一位实验哲学家的故事尽人皆知。他发明了一套马不吃草也能活的伟大理论，并出色地证明了这一理论，把自己的一匹马的饲料减到每天一根干草。毫无疑问，他本可以把它训练成不用吃草也精力旺盛、活蹦乱跳的骏马，可惜那马在第一次享用空气美餐之前二十四小时便倒地身亡了。不幸的是，受托抚养奥利弗·特威斯特的女人在将那套实验哲学付诸实施之后，往往会得到相似的结果。当一个孩子好不容易能靠少得不能再少、差得不能再差的食物存活时，偏偏十之八九都会遭遇不幸：要么因为饥寒交迫而病倒，要么因为照看不周而掉进火堆，要么无意中被闷个半死。不管是何种情形，这些可怜的小生命多半都会被召唤到另一个世界，与他们在这人世间从未谋面的祖先团聚。

翻动床架时粗心大意，摔死了还睡在上面的教区孤儿，或是在偶尔进行一次的洗澡中，不慎将孩子烫死——后一种情况很少发生，因为洗澡这种事在寄养所十分罕见——这些情况出现之后，有时会针对孩子的死因进行非常有趣的调查。陪审团¹会心血来潮地问些刁钻的问题，或者，教区居民会大逆不道地联名抗议。但是，这种鲁莽行为很快就会在教区医生的证据和教区助理²的证词面前偃旗息鼓。教区医生每次解剖尸体，都会发现孩子腹中空空如也（这倒是非常可能的）；

1 即死因调查陪审团，负责协助验尸官调查可疑死因。

2 英国旧时教区中协助牧师维持教堂秩序、向穷人发放赈济款等的助理员。

而教区助理信誓旦旦的证词总是正中教区的下怀，可见他颇具自我献身精神。另外，教区理事会定期视察寄养所时，总会提前一天派教区助理去通风报信。每当他们驾临时，孩子们个个看上去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简直无可挑剔！

在这种寄养制度下，可别指望能结出多么出色、多么丰硕的果实来。满九岁那天，奥利弗·特威斯特长成了一个苍白、瘦弱的孩子，个儿又矮，腰又细，但天性或遗传在奥利弗的胸中播下了善良、坚韧的种子。多亏寄养所里少得可怜的饭食，他的心灵才获得了充分发展的空间。也许，他能活到第九个生日也得归功于此呢。不管怎么说，这天确实是他的九岁生日。此刻，他正在煤窖里同两位精心挑选出的小绅士过生日。这两位和他一起刚挨了一顿痛打，被关进这里，因为他们竟然穷凶极恶地假装肚子饿。谁料这时，教区助理邦布尔先生突然现身，使劲推着菜园大门上的小门，把寄养所好心的曼太太吓了一跳。

“仁慈的上帝！是您啊，邦布尔先生！”曼太太从窗子探出头，装出一副喜出望外的样子招呼道，“苏珊，把奥利弗和那两个死小子带上楼去，赶快把他们洗干净。哎哟喂！邦布尔先生，真高兴见到您呀！”

瞧，这邦布尔先生是个胖子，脾气相当暴躁。对于曼太太如此热情的问候，他非但没有报以同样热情的回答，反而使劲摇了一阵那扇小门，然后又猛踢一脚——除了教区助理，谁都踢不出如此一脚。

“天啊，实在对不起，”曼太太说着便跑了出去，这时那三个孩子已被带开，“实在对不起！我竟然忘了大门从里面闩着呢，都是为了那些可爱的孩子！请进，先生，请进来呀，邦布尔先生，请，先生。”

尽管发出这番邀请的时候，曼太太还行了足以令教会执事心软的

屈膝礼，但教区助理的怒火并未因此平息。

“教区官员为了教区孤儿的公务来这里，你却把人关在菜园大门外候着，你认为这样做恭敬得体吗？”邦布尔先生紧抓手杖质问道，“难道你忘了，曼太太，你应该说是教区委派的，而且还领了薪金？”

“邦布尔先生，我刚才真的只是在告诉一两个可爱的孩子，说您来了。他们都很喜欢您呢。”曼太太极其谦卑地答道。

邦布尔先生深以为自己口才出众，身份崇高，现在既然已经展示了口才，确认了身份，他自然放松下来。

“好了，好了，曼太太。”他用更柔和的口气说，“也许真如你所说，也许如此。领我进去吧，曼太太，我是为公务而来，还有话跟你说呢。”

曼太太把教区助理引入一间方砖铺地的小客厅，给他摆好座，然后殷勤地把他的三角帽和手杖放到他面前的桌子上。邦布尔先生揩了一把走路时额上渗出的汗水，得意洋洋地扫了一眼三角帽，露出一个微笑。是的，他露出了微笑。教区助理也只不过是人，邦布尔先生也会露出笑容的。

“我说一句话，您可别见怪呀。”曼太太用甜得醉人的声音说，“您看，您走了好长一段路。怎么样，要不要喝点什么，邦布尔先生？”

“不要，一口也不喝。”邦布尔先生说，威严又温和地摆了摆右手。

“我看您还是喝点吧，”曼太太已经注意到他拒绝时的口气和手势了，“只喝一小口，掺点凉水，再加块糖。”

邦布尔先生咳了一声。

“怎么样，只喝一小口？”曼太太循循善诱。